

守护希望

跋山涉水,只为守护公平正义;火塘暖光,终将消融坚冰隔阂。2025年,全省法院干警用脚步丈量民情,以温情化解纠纷,在每一个案件中播下春的希望。

法官两入深山,九亩荒田获“重生”

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唐丽君

武陵山深处,九亩荒田曾是七旬老人杨奶奶心头挥之不去的痛。租金断了、土地荒了,情急之下她砍掉残株,却惹上官司。

一边是老人的生计,一边是经营者的损失,如何打破僵局?

慈利法院江垭法庭法官黄超两度深入大山,用脚步丈量民情,用温情化解隔阂,让这场纠纷在火塘暖光中消融。

如今,随着两人握手言和,荒地被翻新,春的希望也正在到来。



在一起因洪涝灾害引发的赔偿纠纷中,法官实地勘察受灾现场。



法官在火塘边给杨奶奶一家释法明理。



法官结合农村常见的纠纷案例,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村民讲解法律知识。

荒田起风波 七旬老人惹官司

江垭镇合心村,海拔近千米,山高坡陡,土地大多只能种些耐旱的包谷和洋芋。

杨奶奶家境更是艰难。大儿子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,无法外出务工;二儿子入赘他乡。全家的生计,就指着那几亩薄田。

几年前,杨奶奶将家里最好的9亩地流转给小林种桃树,盼着租金能补贴家用。

头两年,桃树苗充满生机,小林也按时支付租金。杨奶奶时常站在家门口眺望,仿佛能看到粉红的桃花开遍山坡,那不仅是小林的收成,也是她家的一份保障。

然而,第三年,小林忽然失联,租金断了,桃园也无人打理。精心养护的桃树病虫滋生,枝干也慢慢枯萎。

“那地荒着,草长得比人还高,我看着心里跟刀割一样。”杨奶奶回忆道。焦急、无奈、心疼,复杂的情绪最终在某个夏日爆发,她拖着年迈的身躯,砍掉了地里那些桃树残株。

没想到,今年5月,小林重新出现,一纸诉状将杨奶奶告上了法庭。

案件到了江垭法庭法官黄超的办公桌上。翻开卷宗,黄超立刻感到棘手。案件标的额不大,但现场已被彻底破坏,具体损失金额无法估算。若通过鉴定确定损失,费用高昂,对双方都是沉重负担。

黄超当即决定:“这个案子,必须调解,而且要快。”

7月,杨奶奶在大儿子的搀扶下,第一次走出大山,来到法庭。近两小时山路的颠簸,让本就晕车的老人吐得昏天暗地,领口沾

着污渍,脸色蜡黄。黄超赶紧端上热水,递过纸巾,组织双方坐下来沟通:“考虑到鉴定难、成本高,2000元赔偿是结合实际核算的合理数额,希望双方互相体谅。”

但小林手握桃树投入清单不愿让步:“我买苗、施肥花了那么多,这点钱连零头都不够!”另一边,杨奶奶抹泪说道:“买药的钱都凑不齐,哪有钱赔啊!”调解失败。

看着老人蹒跚走向回程大巴的背影,黄超暗下决心:“不能让老人家再这样跑,我得自己上门去。”

法官入深山 火塘边上化心结

很快,黄超决定上山勘察现场。他知道,不亲身体会当事人的处境,所有的调解都像是隔靴搔痒。

通往村子的路,比想象中更难行。不久前下过雨,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,车辆打滑,有两次险些陷进泥坑。黄超和书记员索性下车,深一脚浅一脚地徒步前进。

到达9亩山地,曾经规划的桃林早已不见踪影,地里杂草几乎没过膝盖,腐叶下的残枝难以辨认,更印证了鉴定的不现实。

这时,几位村民围拢过来。一位姓李的大爷主动跟黄超搭话:“法官,你是为杨老太那事来的吧?唉,她家是真难啊!”“她是急疯了才去砍树,人都快活不下去了,哪还顾得上那么多道理哟!”

村民朴实的话语,重重落在黄超心上。

之后,他慢慢走到了杨奶奶家。那是一座低矮的土坯房,墙壁斑驳,木门陈旧。推开门的瞬间,一股混合着草药和潮湿的气味扑面

而来。杨奶奶正用一条旧毛巾,给躺在床上的老伴擦脸。

看到黄超进来,老人很是意外,有些手足无措。“黄法官?你怎么跑到这山沟里来了?快,快进来坐。”

屋里连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,她赶紧把火塘边清理出一块地方。黄超心头一酸,从包里掏出带来的牛奶和饼干:“大娘,您别忙,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,我们慢慢讲。”

他没有急于谈案子,而是就着火塘微弱的光,和杨奶奶拉起了家常,询问老人的身体、老伴的病情、家里的收成。慢慢地,老人紧绷的神情松弛下来,话也多了。

待到气氛缓和,黄超才自然地切入正题。他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语,再次向杨奶奶解释法律规定:“大娘,咱们都能理解您的难处,但法律上讲,毁了人家的树,确实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咱们不能回避。”

他看到老人眼神一暗,接着恳切地说:“地荒着,才是最心疼的,对不对?您放心,小林的工作,我会继续去做。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掉了,让生活回到正轨上。”

火光映在黄超的脸上,也映在杨奶奶渐渐泛起泪光的眼中。老人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眼角,声音有些哽咽:“黄法官,我晓得你们是为我好。我再想想办法……”

连线破僵局 土地翻新待春耕

转眼进入12月。武陵山区的冬天,寒气刺骨。这起案件在黄超心里始终搁着,他知道,必须尽快了结,否则拖过冬天,又将耽误一季农时。

12月4日,黄超决定再次上山。这一次,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,不仅要与杨奶奶家深度沟通,还计划通过视频方式,让远在外地的小林“面对面”参与进来。

清晨出发,寒风如刀,刮在车窗上呼呼作响。近两小时的颠簸后,黄超的脸已被冻得通红,手指僵硬。再次敲开杨奶奶家的门,老人一把将他拉进屋里,按在火塘边最暖和的位置。

“今天好冷吧,快烤烤火!”柴火噼啪作响,橘红色的火焰跳动着,迅速驱散了身上的寒意,也瞬间让屋里有了温度。

这一次,黄超没有过多寒暄。他拿出手机,调试好视频连线。当小林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时,火塘边的气氛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。

黄超举起手机,先将镜头缓缓环视屋内:斑驳的土墙、昏暗的光线、简陋的家具,以及那个静静躺着的老人。

“小林,你看,这就是杨大娘的家。老伴躺了6年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那9亩地,是她家最好的一块地,荒了一年,对她家意味着什么,你应该可以体会。”黄超的声音平和而有力。“这个案子从5月到现在,拖了快7个月。这对你,对杨大娘,都是得不偿失。”

黄超转头又劝杨奶奶:“小林种桃也不容易,你们凑齐这笔钱,尽快把地翻了种包谷,不用再为这事儿揪心。”

黄超的话语刚落,杨奶奶的大儿子突然站起身,眼神坚定地说:“黄法官,您别说了,就算是借,我也把这笔钱凑齐!”

说完,他裹紧身上单薄的棉袄,快步走出屋门,到屋旁一个

信号稍好的坡坎上,背对着呼啸的寒风,缩着脖子开始一个个拨打电话借钱。

“喂,老表,是我……家里有点急事,能不能借我200?开春我出去做小工就还你!”“对,是那个事,法官就在家调解,就差一点了……”“姐,帮帮忙,300也行……”

他对着屏幕一遍遍解释情况,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敲击,反复确认转账到账提醒。两个小时,联系了七八个人,终于凑齐了2000元。

回到火塘边时,他鼻尖冻得通红。杨奶奶看着儿子冻得发抖的样子,看着手机里那一笔笔的“借款”,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。

小林在屏幕那头看着这一幕,沉默片刻后松口:“黄法官,就这样办!”

这一刻,火塘边所有的人,都松了一口气。黄超立刻趁热打铁,在手机上调出电子调解协议。让双方在线上 and 线下,分别签字确认。

杨奶奶坚持让儿子当场将钱转给了黄超,委托法庭转交小林。“法官,钱给你,我们放心。”

后来,黄超将钱转给小林时,小林主动打来电话:“黄法官,钱收到了。谢谢你们,之前,是我太犟牛角尖了。你们辛苦了。”

几天后,黄超电话回访。接电话的是杨奶奶的大儿子,他声音里,是许久未有的轻快:“黄法官,地已经翻好了!就等春上落雨下种了。”

从盛夏到隆冬,从法庭到深山,这场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黄超知道,那片翻新的土地里,法治的种子也已悄然扎根,正在山区百姓的心中萌芽。